

关于爱的生命故事

我通过阅读这本书，得以在这个暮春时节，在我家里和她们秘密对话，了解她们的生命细节。

□ 撰稿 | 许雪萍

利用周末读完了《三种爱：勃朗宁夫人、狄金森与乔治·桑》。这本甫一出版便颇受好评的书，是真的好看。但用“好看”来定义对一本书的感受，好像显得草率了，想想应该是词不达意。

《三种爱》写了勃朗宁夫人、狄金森、乔治·桑关于爱的生命故事。她们被作家张翎从法国的诺昂镇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，美国麻省的艾默斯特镇邀请到一本书来，而我通过阅读这本书，得以在这个暮春时节，在我家里和她们秘密对话，了解她们的生命细节。

其实早先，我从其他片段阅读中就得以了解她们的人生样貌。比如，勃朗宁夫人，她体弱多病，与肺结核、神经衰弱、脑脊髓炎联系在一起。而狄金森，她一生几乎足不出户。乔治·桑，她给我的印象，是一个很有生命力，激情澎湃的女人。我在小镇的山坡上，松树林读过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的诗，那时候网络物流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我从北京三联书店、地坛图书市场买到她们的书，然后辗转带回小镇。而在高大的黄桷兰树下，一间总是弥漫着雨气的暂居屋里，我读到乔治·桑的小说，那是一段生命中灰暗的日子，所以我感谢她，并记得她的文字陪伴我。狄金森的《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》几乎完全契合我对文学、做人的最高礼赞：大爱是慈悲的广阔的，穿透当下连接万物的，超越你我的。

书中把勃朗宁夫人的故事起题为《有一种力量叫罹病》，像被雷电击断的芒果树，待雨丝润泽之后，就会从折断的枝杈边上长出新绿的叶子，然后蓬勃向上，甚至开花结果。这种顽强的力量始于不幸，得于罹病。而狄金森的故事，是关于孤独的故事。孤独



《三种爱：勃朗宁夫人、狄金森与乔治·桑》
张翎著
新民说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3 月

书讯

《敦煌：中国历史地理绘本》

绘本自小女孩无意间捡到的一枚石头开始：老石头长了一副“老人脸”，像一位老神仙似的被小女孩自沉眠的旧梦中唤醒，将纵穿数千年的敦煌历史画卷徐徐展开：湖水干涸、雅丹地貌形成时，它在地质变迁中诞生；经历了金戈铁马、四方征战、初建长城的汉朝；与苦行僧乐僧一起在石窟中孤独地寂坐、潜心修行；及到唐代，它又与壁画匠人一起采选域外天青石磨制颜料，着手雕琢飞天玄女；战乱时中原与塞北三朝的统治者，交错进入这片土地，平民朝不保夕、民不聊生，只能借助修佛寻求来世慰藉……

其实是人类的底色和终宿。当我读到同是美国的女诗人玛丽·奥利弗写的这首《百合》：

“我想，在这个世界上 / 我将一直孤独，牛在这里 / 吃草，像一条黑白色的河流—— / 枯萎的百合在这里 / 消融”，我想起的是狄金森。我见过开在幽谷中的野百合，那是很多年了，大概也是这样的时节，我从山腰跑到谷底取水，在植物静谧而热烈的气息中，我见到了水边的一大丛野百合，她不惊不惧，遗世独立，与孤独共舞。而阅读乔治·桑，像看一场老电影，追光灯打在黑暗的屏幕上，声响场转，然后又场转声响。虽说生命是一场旅行，但有多少人敢甩开包袱去旅行。虽然明白人生就是一个剧场，但有多少人敢演出真我。她活着，享用创痛、欢愉……甚至愤怒。她绚烂灿然，像我在田野见过的野蔷薇，花繁叶茂泼洒着凛冽的生命能量，似乎要把支撑她的树丛都压弯了，压断了。身体的躯壳已经灰飞烟灭，狼藉的声名已经被时间的怪兽暴殄，她惊世骇俗的行迹，成了难以磨灭的景象。

最后讲讲对这本书的感受吧。比一般的书规格要小，更像我常搁在包里记录的本子。书的封面是三朵金灰色的花。因为太好看，所以我仔细辨认了下，一朵含苞待放，一朵幽幽暗启，还有一朵绚烂绽放。三朵成一束，也寓意三个女人三种人生。整个图案透露出香云纱复古而低调的质感，拿在手里心中就落下两字：

“舒服”！最近在单读看到一段话：书放在包里不一定要读，尽管不读，也要一直带在身上。对于我来说，《三种爱》达到了“驯养”的要求：带在身上，随时可读；放在包里，触时可念；读或不读，都要书在。📖